

小說館

春 雨

連續3個月入選
聯合報「質的排行榜」

鄭清文◎著



小說館[45]

春雨

鄭清文 / 著

遠流出版公司

小說館④

春雨

作者／鄭清文

發行人／王榮文

出版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五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

傳真號碼／341-0760

發行／信報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□1991(民80)年1月16日 初版一刷

□1991(民80)年5月1日 初版二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 140 元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2-1010-X

目次

清明時節	七
湖	三三
在高樓	五五
春雨	七三
貓	九三
女司機	一〇九
花園與遊戲	一二三
熠熠明星	一五七
焚	二〇九

春雨



清明時節

清明。今天上是墳的日子。

大清早，靜宜從床上一躍而起。建邦死後，今天已是第三次的清明節了。

今天，她要比建邦的家人早到那裡。前兩次，她都在清明過後才偷偷摸摸地上墳。

偷偷摸摸地愛著，建邦曾經說過。偷偷摸摸地上墳。

她並不想和建邦的家人爭先，她只想看看一年來草長多少了，她要看看那沒有壓著墓紙的墳。

因爲今天是最後一次了，她要仔細地看看，要把已看到的和將要看到的一起放進記憶的深處。前些日子，友諒曾經向她求婚，她正在考慮接受他。

也許，友諒有許多地方不如建邦，但她覺得不應該把他們拿來比較。到今天，她要把整個心放在建邦身上，今天以後，她要全心全意對待友諒。

以前，她在清明節以後上山，主要是怕見到建邦的家人。她不願意再引起人家想到往事，也不願在自己內心再掀起一些波浪。

今天，她也許會碰到。聽建邦說過，他的太太並不認識她，甚至於不知道有她這個人。她一定不會認出自己來的吧。

如果建邦的太太也上山來了，她只要避開一下。因為自己認得出對方，對方卻不然。

她漱洗完畢，換了那一套乳白色的洋裝。穿這衣服上山，當有些炫眼吧，但她必須穿它。三年來，她一直沒有再穿過，今天穿它也會有意義的吧。

「今天，我看了妳這樣子，覺得實在不應該再使妳受苦。」建邦說。

「我並不覺得受苦呀。」

「妳今天真漂亮，如果我死去的刹那有這一個影像，可說死而無恨。」

這好像是建邦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。也許會有人說他一語成讖吧。好像是這樣。但靜宜知道剛好是因果顛倒。

在事後想起來，她當時為什麼沒有注意到建邦的臉上已有了一種決心呢。

他騎著摩托車回去，和以前一樣。也和以前一樣，向她道別。如果有什麼不同，就是多說了幾聲再見。

「她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呃。」

「就是她答應，我的父母也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但我什麼要求也沒有呀。」

「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。」

「你說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我們最好分手。」

「分手？我們要分手了？」

「我不要再這樣偷偷摸摸。」

「那我們是白交了一場？」她的眼眶有些紅了起來。

「妳懊悔嗎？」

「也許。不過我好像一下子長大了許多。長大是要有代價的吧。」

他走了，她無法忘掉他。

但過了三天，他又來了。

「我實在沒有辦法忘掉妳。」

她也沒有辦法忘掉他。但她沒有說出來。

他再邀她出去，她卻拒絕了。

「你又何必這樣，如果你今天不來，也許你我都更容易忘掉。但你來了，我們不是又要從頭開始？何必這樣？」

「真的，我求妳，只要這一次，不會再有第二次了。妳不是做了套新衣服，我還沒有看過妳穿它。」

「何必越陷越深呢？」

「也許這就是愛情吧。」

「好吧，但我不出去。」

「我求妳，只要再出來一次，我有許多話告訴妳。」

「好吧，真的最後一次。」她也不相信以後如果他再要求她是不是拒絕得了他。

「妳真美。」

「這就是你邀我出來，要告訴我的話？」她說，心裡有不少的哀傷。

「我愛妳，是真的，真心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何必常常掛在嘴巴上。」以後回想起，自己實在太傻了。

「我必須把它清楚而肯定地告訴妳。因為這是最後一次。」

「何必一定說最後一次呢，你相信這是嗎？」

「妳不相信嗎？」

他抱她，吻她，然後往後退了幾步說：

「今天，妳真美。」

她看他的樣子，感到有些心痛。她覺得今天晚上他和往日有些不同。她說不出什麼不同，但總覺得雖然他的話有些誇張，卻是每一句都是由心的深處說出來的。

「那麼再見了。」

「再見了。」她知道必須堅強。既然不要偷偷摸摸，還不如一刀兩斷。

晚上回去，她一直沒有睡好。她一直想著建邦。本來，就已好好的分手了，只要他不再邀她，也許只要再忍一些日子。但看他今天晚上那樣子，她也不知道自己還要忍受多久，也不知道能忍受多久。

靜宜叫了一部計程車，太陽還很低。路上已是一片春的氣息。太陽光斜斜地，從路樹的枝縫瀉進了車窗，順著車的行馳，急速地篩動。

這時，馬路上已有不少大小不同的汽車，互相追逐。馬路上是一年比一年熱鬧，一年比一年

繁華。

馬路上也有不少摩托車，有的是上班去的吧，也有人利用摩托車載運蔬菜和雞鴨上臺北去的吧。

她常常在報紙上看到車禍的消息，摩托車騎士的死亡率佔了很高的比率吧。每一次，她看到那些消息，就想起了建邦。

她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「深夜車禍，騎士邱建邦重傷死亡。」

她實在不相信這是事實。但那的確是他。年齡、職業是他。

她立即有了一種感覺。昨天來向她道別的就是他，就是爲了這一件事嗎？

這是意外。大家都會說是意外，只有她一個人知道這不是意外。

也許這真是意外。如果是這樣，這一件事對她就沒有特殊的意義了。但她不相信這是意外。

她並不是硬要給它意義，那是太慘了，也太殘忍了。但她無論如何，從昨天晚上他的表情、他的行動、他的言辭、他的姿勢裡，的確確看到了一種決心。

他是特地來向她辭別的吧，他甚至還沒有回到家裡。

他爲什麼要這樣？難道沒有更好的辦法？她爲什麼不會想到呢？如果她想到了，她會不會阻

止他？她有沒有辦法阻止他？

開始，她連悲哀都不會，只是不停地流著眼淚。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呢？」她不停地，好像在問自己，也好像在問建邦。

昨天晚上，還好好的。

有人說自殺是弱者，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。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她只知道建邦去了，那麼年輕。也許他是弱者，但卻也是強者吧。

再翌日的報紙上登刊說，建邦在死前曾投下鉅額的保險，使保險公司曾懷疑他自殺。但據有關方面的判斷，好像又完全查不出有什麼自殺的跡象。

後來，鉅額的賠償金落到建邦的妻子手裡，他的太太還把其中的一半捐給慈善機構，報紙上還大大地登了這個消息。

由這消息，靜宜更深信建邦是自殺的了。她甚至於相信，建邦的太太也知道這是自殺。

她所以要捐出那些錢，一半是因為她知道是自殺，另一半可能是爲了自己這一個不知名的敵人吧。

他一死，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他的妻子，那一筆保險也是妻子的名義。他的太太一定以爲不管他的行爲如何，他的心還是在家吧。她已有了財產，也有了兒子。

靜宜她呢？也許沒有人知道吧。他留給了他的心。雖然沒有人知道，但這件事又何必許多人知道呢？

他說他們的關係是偷偷摸摸。偷偷摸摸就偷偷摸摸吧。既然是偷偷摸摸開始，也就該偷偷摸摸結束吧。

偷偷摸摸地相愛著，這就不夠了。以前，這一句話曾經傷過她的心。但他一死之後，她反而覺得唯有這樣才能保持他們過去那一段關係吧。

要在最美麗的時候，漂漂亮亮地分手，而現在建邦是做到了。

她沒有看到他的屍體，她也沒有去送葬。她要一個人默默地哀悼他。她明白他的一切是屬於別人的，而屬於她的一部份，那是別人看不到的，也是別人所不知道的。她很滿足，她是應該滿足的。

靜宜付了車錢。

爬山還有一段山路。

前年這個時候，清明已過了，她獨自一個人偷偷地爬到山上來。她在路上碰見一個小孩，要他帶路，找到半年前死於車禍，遺下了一筆鉅額的保險金的邱建邦的墓。

家人已掃了墓。墓做得很穩固大方，面向山坡下一片廣闊的平原。

仍然是偷偷摸摸，但她還是要來。

當他一死，她覺得要把他埋到心的深處去。但到了清明這一天，她突然有一股衝動。她要上山去看他。她知道他躺在什麼地方，怎麼樣的一個地方。

她覺得自己的做法並沒有錯。她一點也沒有損害到人家。

以前，她必須偷偷摸摸地愛，她覺得悲哀。但現在，她願意偷偷摸摸地到這裡來。爲了不損害人家的平靜，而她自己也會覺得更平靜吧。墓草已割好，墓庭也整頓得乾乾淨淨。墓紙也整齊地壓好，綠草上也灑了些鴨蛋殼。一切都是依照禮式，家人的禮式。她沒有這個必要，這也不是屬於她的禮式。

「我不要什麼名份。」

名份和禮式就統統留給他們家人吧。

她在墓前墓後徘徊了片刻，就下山來。

去年，她又去，也是在掃墓的季節過了之後。

去年的天氣比今天的熱了一點。

今天是最後一次了。三年的時間，很短，在表面上，可以計算的，是三次，只有三次。

她一踏上山路，就有山村的小孩拿著鋤頭和鐮刀擋路要替人割墓草。

這都不是她的事。她只要上山。她要看看他的地方，要向他告別，然後要專心去愛另外一個男人。

山路附近的青草還有露水，在柔和的陽光下閃著光。

路邊有樹有竹的地方，路上還鋪著一層枯草。她的腳踩在枯草上，發出颯颯的聲音。

墓地人還不多，不過有些墳墓上已壓了墓紙，也許是提前來的吧。

路在墳墓之中，她向著目標往上爬。在路邊的人，見了她都回過頭來看看她。

沒有人穿這種衣服上墳的吧。

她有一種預感，她會碰到建邦的家人。也許她們仍認不得她。但不管認得認不得，她實在不想碰見。也許應該昨天來，或者更早。

她只認得清明這個日子，但她一看了四周也有不少人已提前壓了墓紙，她就這樣想著。

她並不是怕見到那些人。她只是不願意再引起人家不愉快的感覺，她不願意因為這一件事再刺傷人家。至少，她不願為這一件事而使自己不安。

她把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又繼續往上爬。

山路並不陡，而且有時還有下坡。

建邦的墓並不大，但她覺得前瞻後踞，好像都很合乎吉利。